



BINGXIN
ERTONGWENXUEXINZUOJIANG
HUOJIANGZUOZHECONGSHU

冰心

儿童文学新作奖

获奖作者丛书

我们之间

韩青辰 /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BINGXIN
ERTONGWENXUEXINZUOJIANG
HUOJIANGZUOZHECONGSHU

冰心

儿童文学新作奖

获奖作者丛书

我们之间
韩青辰 /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之间/韩青辰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1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

ISBN 978-7-5342-4560-2

I. 我… II. 韩… III. 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9140 号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

我们之间

韩青辰 著

选题策划 平 静

责任编辑 平 静

美术编辑 周翔飞

装帧设计 周翔飞

插 图 园 子

责任校对 倪建中

责任印制 林百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网址: www.ses.zjcb.com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18000

印数 1—152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4560-2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MU LU

■ 目 录

我看到你的眼	1
手绢	26
撇嘴	52
LOVE 天长地久	63
有你在	77
深呼吸	99
梅子青时雨	122
两小无猜	137
别	142
小蛮子	152
我们之间	172





我看到你的眼

政治老师李文明不高，白白的、胖胖的，像团面包，陆漫漫心里一凉。但他毕竟叫李文明。陆漫漫在西康的对门邻居也叫李文明，黑黑的、高高的，比她高两届，调皮但懂得呵护女孩子。“李文明”带给她一些温暖，像火苗，不期地在心头蹿了蹿，隐隐地烫人。

面包样的李文明撂出来的话句句像铁饼：“我发现你们当中有些人思想不是很集中。别以为政治是门副科就不重要，诸位，我的政治可是历年在全市拿名次的。告诉你们，两周测验一次。”

—

楚楚是在课间操时倒下去的。转体运动刚刚开始，霹雳一声，一个人囫囵仰倒在陆漫漫面前。陆漫漫还没反应过来，大家抢先骚动了。

没办法，陆漫漫反应就是比别人慢一拍。

“楚楚，楚楚！”施小燕和同学们大呼小叫着。秦老师惊慌失措。校医飞快地跑来。音乐尚在继续，愕然中，大家的动作七零八落。

施小燕说楚楚是没吃早饭饿得。有人说楚楚有癫痫病。还有声音低下去说是遗传，楚楚她妈妈是精神病。施小燕赶紧发出一声“嘘——”

楚楚那身牛仔服少说穿了有一个月，袖口和膝盖脏得发亮，一头短发乱得打结，周身散发出一股不洁的味道。

楚楚拒绝接受陆漫漫这个半路转来的同桌，尽管她们已经同桌了两周。她不和陆漫漫说话，就算借块橡皮，也要跑到后排去。陆漫漫主动地把橡皮往她面前推，楚楚看都不看。

新环境到处散发着陌生而新奇的味道，偶尔还隐



藏了怪诞和危机，陆漫漫走在其中堵得慌，但她丝毫不后悔。

陆漫漫跟妈妈提出离开西康时，妈妈非常惊讶：“你一个人能行？”

“行，反正我要离开。”

爸爸被抓后，西康的天空、西康的空气、西康的一切都掺杂了耻辱的味道。同学和不是同学的同学都知道了，报纸上每天大幅的连载报道想不知道都不行。

李文明悄悄跟陆漫漫说，网上报道得更厉害。

学校没人敢跟陆漫漫靠近，李文明这句话是等在小区幽暗狭窄的楼道上对她说的。当时他的眼神焦灼成一把火，把她心底的疼痛哗地燃成漫天火灾。

陆漫漫对眼神很敏感，那些日子她坚持低着头，恨不得把自己装进套子。可她依然无法逃脱流言，尤其是那要命的警车。只要醒着，陆漫漫就听到它歇斯底里地叫。

“我要离开，我受不了啦！”陆漫漫冲妈妈嚷嚷完就跑进自己的房间，把头蒙在被子里，死死地闭上眼睛。

妈妈后来找了小姨，小姨又找了秦老师，陆漫漫就来到了浦汀中学。

陆漫漫不反感浦汀的同学对她的冷漠，也不反感



楚楚。冷漠算什么，冷漠能给她相对独立安宁的空间，与狼烟四起的西康比，这是多么大的福祉。更多的时候，她在想家，想爸爸和妈妈。

陆漫漫恍恍惚惚的，那天她在校园里突然排山倒海地吐起来，她极力地伸长脖子，像倒挂的葫芦。难过、伤心、痛楚，哇啦哇啦地，和着泪水一起涌出来。

“陆漫漫？”秦老师正好路过。陆漫漫挣扎着起来，胃里的蠕动好像停止了，泪水却生猛。

“没事的，喝点水就没事了。”秦老师扶她回宿舍。

秦老师是陆漫漫的小姨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班加好友。毕业没几年，小姨调进市教育局当秘书，秦老师在浦汀中学当她的优秀班主任。

陆漫漫要转学，小姨想都没想就把她交给了秦老师，而且破天荒地让陆漫漫住进了秦老师的宿舍。浦汀中学这两年升学率越来越高，学生宿舍供不应求，上下铺塞得满满的，还是有很多同学在校外租房，投亲靠友。

小姨拍着秦老师的肩膀：“哥们，我老姐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不交给你交给谁呀？而且要交就交到你眼皮底下、手心窝里，全日制监控，稍有闪失，拿你是问。”

秦老师的爱人出国进修了。她把房间一分为二，



中间拉了一块粉红的布帘子。陆漫漫住外间，秦老师住里间，床朝着窗户。湖蓝色的窗帘，下面是铺着深红绒布的办公桌，桌上摆放着台灯、文竹、电话，简洁却终日透着淡淡香气，撩拨着陆漫漫的好奇和不安。

陆漫漫在宿舍里举止轻雅，严谨殷勤，生怕惹秦老师讨厌。尽管小姨交代过：“秦老师上课是你老师，下课是你姨娘，她和我亲如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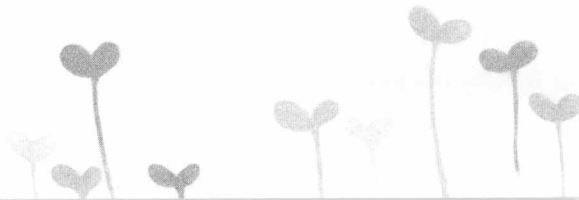
秦老师爱穿月白和湖蓝色的衣服，端庄秀气的脸上眼睛清澈得让人想到山泉。她走路吃饭喝水办公一律无声无息。有一回，陆漫漫意外地听到秦老师在轻轻哼歌，仔细听是约翰·丹佛的《我看到你的眼》。她也有那盒带子，那曾是爸爸的珍藏。

安静许是秦老师的天性，爸爸原先也是安静的，只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变了。不过，秦老师的安静老让她担心，她是不是怕影响自己？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津津有味地看她的笑话，不过另一些爱她的人，却怕影响她，小心翼翼地呵护她。

妈妈反复问小姨：“你说这事要是影响了她怎么办？她已经大了，十六了。”

爸爸托妈妈捎来的纸条上写着：“漫漫，你要好好



学习，千万别受爸爸的影响。”

小姨每次来学校看她，除了给她带吃的用的，那双手几乎没离开过她的头。好些年没人那么温柔地摸她的头了，陆漫漫心底潮潮的。

经过学校报栏的时候，陆漫漫都要有意停一停。来浦汀之后她梦见过爸爸。梦里爸爸头发白了，面色浮肿，一派萎靡。陆漫漫心疼，她想对爸爸说点什么，可张张嘴就是发不出声音。

爸爸曾经身居要职，爸爸非常忙，爸爸总是对她说他很爱她，可既然爱她为什么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她担心爸爸，需要爸爸，希望爸爸能平安地回来，但这不等于她在心里不恨他。她恨他背叛她和妈妈。这是一时难以驱除和愈合的内伤，别人无法知道的。

走在浦汀陌生的阳光里，陆漫漫越来越明白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好好读书。她迫切地需要用好成绩来证明自己。是的，她是罪犯的孩子，可罪犯的孩子并不注定低贱、顽劣、毫无尊严和廉耻。她要证明她不是垃圾，爸爸的本质也不是罪犯，她发誓要让那些鄙弃他们的人烂在耻辱柱上，这是她来浦汀的真正目的。

陆漫漫在日记上用红笔愤愤地写道：用功!!!



二

偏偏陆漫漫的脑子力不从心，似乎钝化了，总是无序地超速运转，万花筒一般，莫名其妙的念头成串成串地跑出来，有些有道理，有些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它们严重分解着她的注意力，尤其在那些该死的数理化课上，它们使她从未听到实处。尽管她看上去比以往用功，可事倍功半啊，这让她感到无比地累。

妈妈说过，“女孩子大了学习就困难”，这仿佛是一句谶语。陆漫漫小时候学习特别好，每每爸爸为之得意时，妈妈就那么泼凉水。陆漫漫对妈妈的话很有意见，因为有意见，她反倒深刻地记住了它。

怎么会这样？她并不想这样。她不相信女孩大了就真的不行。可是思绪总在无常地循环往复，她疲惫透了。

妈妈在给她的信上写着：

漫漫：

你要好好学习，为妈妈争气，也为你爸爸。他曾经是很优秀的，相信他能跨过这个坎，但他



需要力量，孩子，你是他最后的希望。

永远爱你的妈妈

陆漫漫读得汗津津的。于是她像农场主调教自己的家畜一样，挥起鞭子，不时地抽自己一下，把任性的思绪给收回来。

陆漫漫后来发现抓住了时间就等于抓住了思绪。于是，有效的无效的别人废弃的边边角角的时间，通通被她收拢起来，就像葛朗台收拢他的金子。

学习专注的陆漫漫看起来匆忙单调，单调得像钟摆，并不介意外围的温度。与其说是大家冷漠着她，不如说是她冷漠着大家。

班长施小燕对陆漫漫一直很有热情，开始是因为她的职责，渐渐地就有了照应秦老师面子的意思。楚楚觉得施小燕根本没那个必要。她代替施小燕愤愤地朝陆漫漫“喊”，不以为然极了。

“施小燕，你这条蓝丝巾不错，今年蛮流行的。”楚楚一说话就巴结人。

“是啊，是啊。”施小燕敷衍她。

“我们院子里有好几个人围它呢，一模一样的。”

“这可不算什么好消息，我最讨厌跟别人一样，



你不知道吗？”

楚楚讨了个没趣，灰灰地坐着。

班上没人喜欢楚楚，背地里施小燕发表过申明：楚楚不能乱碰乱撞的，尤其不能从背后推她；楚楚的情绪要多加照顾，惹谁生气不能惹楚楚，因为楚楚的神经楚楚的身体比铅笔芯还要脆弱。

这席话等于把十六岁一切正常只是身弱体虚家境贫寒的楚楚划归为了异类。如果不是爸爸出那样的事，陆漫漫哪愿意这么死寂。孤独尚不适合她们这个年龄，所以孤独也是对这个年龄的人最残酷的惩罚。这是她这些日子最深的体会，她看不得施小燕这么“欺负”楚楚。

陆漫漫抬起头，把橡皮再次推到楚楚面前说：“以后你就用我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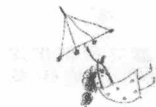
楚楚诧异地瞪着陆漫漫，上课铃及时响了。

进来的是李文明，他抱了一摞考卷。

陆漫漫傻了。这段日子她只顾着抓主课的学习，早忘了李文明的交代：两周一次政治测试。

楚楚显然是有准备的，她胸有成竹地把课本塞到桌肚子里去，手里拿着钢笔，期待着试卷。

陆漫漫慌张而懊恼。她终于明白早读课上楚楚为



什么那么疯狂地背诵“人生观”、“世界观”了。当时她在默记英语，一篇短文念了一遍又一遍，脑子笨得像钢板，记样东西好比做钢板雕刻。

“大家最好把课本送到讲台上来，不送也没关系，给我放到桌肚子里，不许作弊。考不好没关系，我要看你们的真实成绩。我重申一下，不许作弊。”

台下闹哄哄的，好像有不少人跟陆漫漫一样，忘了准备。

陆漫漫在哄闹声中莫名地兴奋，她巴不得他们能闹得再离谱些才好。侥幸不知从哪里蹿了出来，带着几分油滑和投机取巧的倾向。这距离她平常的严谨踏实好像仅仅一步之遥。这可不是她的本性啊。她努力掐死它们，抓住最后的时间一目十行地捧着政治课本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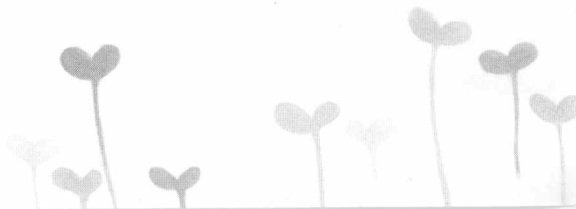
怎么考，她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有啊。

李文明在前面不高兴地拍着桌子催。楚楚好意地捣捣她。

陆漫漫犹犹豫豫地把政治书翻开着塞到桌肚子里。

试卷上写着单元小测验，可填空、选择、问答——题目从数量到质量、从难度到深度样样都不从简。

教室里静悄悄的，笔落在纸上的沙沙声像一个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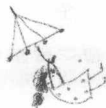
克虫合唱团，它们蚕食着陆漫漫的耳鼓和心灵。紧张、疲惫、惶惶不安，汗水密密麻麻地挤到她额头和鼻尖上，浑身燥热、黏稠和僵硬，像遭了无数人的嘲讽，火烧火燎的。

陆漫漫把试卷从头看到尾，除了两道填空题让她写了四五个字以外，她根本找不到下笔的机会。她从没把政治这样的科目放在心上，死记硬背的东西，临考突击一下不就行了？平时哪要下工夫。奇怪李文明怎么会对政治这么感兴趣，还一次次地设计出这么多的问题来为难大家。

妈妈和小姨两张气急败坏的脸突然跑进她的脑子，这是她来浦汀的第一场考试，她这样交卷能得几分？天哪！同学们还有秦老师会怎么看她这个转学生？她没那么差。陆漫漫无奈地点着笔头，可笑地装着写字的样子。汗珠子落到手臂上，热辣辣的。

秦老师在教室门口晃了一下，她来找李文明，李文明跟着出去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一股热浪直往头上涌。教室里已经掺杂了一些不该有的动静，有人在翻书。抄袭？陆漫漫把手伸到课桌下面，从来也没沾过边的事做起来原来是这么轻车熟路。



只剩下这条路了，再没有其他办法了。秦老师、小姨，还有妈妈——说什么也不能只考几分。

陆漫漫热头热脑地找到一道问答题的答案，她把书摊在大腿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到眼睛和手上。

这其中她似乎听到楚楚的一声佯咳。陆漫漫管不了了。她写啊写啊写啊——当那只白馒头样的大手伸过来时，陆漫漫本能地往后一弹，发出“啊”的一声叫唤。书啪嗒掉在地上。陆漫漫一时幻化成了云烟，只剩下一副与她无关的皮囊在那里，任人宰割。模模糊糊地又听到刺耳的警笛声。

“你先把书捡起来。”

陆漫漫照着做了。

“试卷以零分计算，记不记过得由你们班主任决定。考试结束跟我到办公室来。”

周围一片死寂，陆漫漫失去了知觉，不知今夕何夕。

“劳改犯的女儿”、“她爸爸是罪犯”——这是西康同学的声音，怎么响在浦汀？她真的学坏了，她的本质就不好。爸爸那一步也是这样走成的吗？天堂和地狱、圣洁和肮脏的过渡就这么轻而易举。

甬道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他们从来没这么安静。他们为什么不打打闹闹，为什么不开开玩笑，为

